

沈舟作



社 會 的 故 事

沈 舟 著

讀 書 出 版 社

目次

從石頭裏看社會·····	一
女人的世界·····	四
第一次大革命·····	六
真正的平等·····	八
依雅海·····	一〇
原始共產社會的崩潰·····	三
不平等的開始·····	四
會說話的牛馬·····	六
荒唐的思想·····	九
好聽的名詞·····	三

又跨了一步·····	·四
農奴·····	·二
鞋匠和泥水木匠·····	·六
一座寶塔·····	·三〇
打屁股和新大陸·····	·三三
花不常好·····	·三五
參觀紗廠回來·····	·三六
目的是在賺錢·····	·四一
大魚吃小魚·····	·四三
瘋狂病·····	·四四
靜坐罷工·····	·四九
傀儡戲·····	·五二
讓我們來毀滅它吧·····	·五五

從石塊裏看社會



賽因斯先生的眼前，擺了一箱子的石塊。旁邊站着一位小朋友。

「這些石塊，能夠回答你的問題呢。」賽先生說。

「你說謊，石塊會知道社會的情形嗎？」小朋友說。

「你不要瞧不起這些石塊，它們是最古的時候，幫助人們掙飯打野獸的傢伙呢。你瞧！」賽先生一面說，一面把石塊一塊塊的拿出來。

「這是石斧，這是石鏃，這是石刀，這是石礎。……從這些石塊的上面，我們可以看出最古的社會——原始共產社會的情形。

「最古的時候，我們人類，是很可憐的。他們所過的生活，和野

獸差不多。沒有房屋住，沒有衣服穿，也沒有飯吃。他們只是一個拾荒者，採一些果實，飽飽他們的肚子。但是，還時時要餓肚子，時時要給野獸拖去。

「他們爲了防備野獸，於是，大家集合起來，一塊兒生活。二三十人一羣，三四十人一隊。遇到野獸的時候，共同抵抗。

「這些石塊，」賽先生指着石塊說：「就都是他們抵抗野獸的傢伙。他們靠了這些傢伙，捉到小野獸，打退大野獸。

「你瞧，」賽先生從抽屜裏拿出一幅圖，「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情形。一大羣人，集合在一處，打那隻野熊。打死了之後，就大家平均分着吃。

「所以，他們的生活，是非常平等，每個人都要去勞動。每個人

都可以分到食物。……」

「假如有一個懶蟲，他不去勞動呢？」小朋友問。

「不會有的。不去勞動，肚子就只好餓，因為當時生產貨物的傢伙，只有這些粗陋的石塊，根本生產不出許多貨物；所以，不要說一個人不能養活兩個人，就連自己也保不牢餐餐有。因為這樣的緣故，誰也不敢懶惰了。」

女人的世界

「不過，在這社會裏，男人所做的是，和女人所做的，却並不同。女人大都是領了孩子採果實，男子大都是出外打獵捉魚。

「但是女人的權力，却大過男子。每一個男子，都要聽女人的話，正像現在的女人，都要聽男子的指揮一樣。

「什麼道理呢？一句話，因為男子都要靠着女人吃。」

「怎麼，男人靠女人吃？」小朋友不相信。

「不錯。你想想看，男人帶着用石塊做的傢伙，一天能打多少野獸呢？靠不住。野獸厲害得很，說不定會落空。女人呢，有把握得多

了，每天總能採到一些果實。而且，她們因為天天在採果實的關係，還有了一個大發明。這就是說，她們發明了種植。

「她們在採果實的時候，把果核丟在地下，過了不久，她們偶然看見果核發芽，偶然看見它開花，偶然看見它結實，於是想到了種植。使每天的生活，可以比較有把握些。每天不一定能打到野獸的兒子，便只好靠着女人生活了。

「而且，在那時候，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：每個小孩子，只認識媽媽，不認識爸爸。因為在那時候，每個女人，是每個男子的妻子，每個男子，是每個女人的丈夫，所以，生下來的孩子，要知道是哪個男子的兒女，根本不可能。

「因此，女人就占了上風。

第一次大革命

「我的媽媽，要是生在那樣的社會裏，就不會天天給爸爸打罵了。」小朋友想起了媽媽的苦楚。

「那時的女人，」賽先生彷彿沒有聽到小朋友的話。「却並不壓迫男子，雖然占了上風，可沒有打罵男子。」

「爲什麼女人不能一直占上風呢？」小朋友很想媽媽占上風。

「這個嗎？因爲到了後來，女人的生活，要靠男子的關係。」

「剛才說過，男子是天天打獵的，因爲天天打，所以，打獵的本事，也慢慢學大了。有時候，他們竟可以打很多，一時吃不完，或者

捉到了小野獸，便留養下來，就這樣，慢慢懂得了養野獸的方法。自己的生活的，可以不必再靠女人。

「另一方面，因為發明了耕種和畜牧，一人勞動，可以養活兩個人了。這就是說，生產貨物的本領大起來了，於是打仗時捉來的俘虜，便不再殺死，留養下來，叫他們幫助耕種了。

「所以，到了這時候，女人的上風，就無形之中，給男子奪去了。」

真正的平等

賽先生的話，一直沒有停。

「但是，女人變做男子的奴隸，是在以後的事，最古的時候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在原始共產社會裏，說起來却是平等的。」

「他們集合在一起住，凡是同一個祖宗的，都同住在一起，這就是所謂『氏族』。」

「氏族裏面，有首領，有酋長，都是全氏族的人，共同選舉出來的。男人女人，都一樣有選舉權。如果那首領不會辦事，酋長不會打仗，大家可以把他換了。」

「至于氏族裏面的財產，也完全歸大家公有，生產的貨物，大家均分，誰也不能獨吞。」

「所以，在原始共產社會裏，是一個什麼都平等的世界。」說到這裏，窗外的電燈放光了，小朋友也就別了饗先生，獨自回家去。

依雅海

「依雅海，雅荷海，

喚起鋤頭來革命啲！」

無綫電正開得響。小朋友溜進了賽先生的屋裏。

賽先生將手一擺，自己又輕輕打着拍子，依舊聽那無綫電。

大約五分鐘之後，鋤頭舞唱完了，賽先生才對小朋友說：

「今天來講依雅海吧。」

小朋友的腦裏，起了一個大「？」——依雅海，什麼意思呢？

賽先生彷彿看穿了似的。

「依雅海，是原始共產社會中人們的說話喲！原始共產社會中的人們，還不會說像樣的話，他們只會喊，只會叫。說話是到後來才學會的，在生產貨物的時候學會的。」

「譬如要打豬去了，他們必須有一個招呼，於是，直着喉頭，模倣一聲野獸的叫聲，這就算是打獵去的意思。砍樹的時候，一定有哈呵哈呵的聲音，這聲音就當作了砍樹的意思。」

「你見過抬大石塊的工人嗎？他們五六個人，合力抬一塊大石，在一步一用力的時候，胸部起了震盪，自然而然，嘴裏發出呵囉呵囉的聲音，彷彿操體操時的口令，使他們的步調合齊來，抬大石省些氣力。這些叫聲，爲了有這樣的用處，所以一天發達一天，變成像樣的話了。」

原始共產社會的崩潰

「世界上的一切，永遠是在變的，原始共產社會，也終於變了樣。

「爲什麼變了樣呢？一句話，是因爲生產貨物的本領大了起來的緣故。

「原來女人們發明了耕種之後，男人們也發明了養野獸的方法。

「於是，工作也分得格外仔細了。從前的時候，是男人做男人的，女人做女人的，孩子做孩子的，現在呢，同是男人（女人小孩也一樣）却也分做工作，有的專門耕種，有的專門畜牧了。

「同時，因為用牛來幫助的關係，耕種一塊土地也用不到全體合做了，於是，土地也就劃分開來，各歸各的去耕種。大氏族分成了幾個家族，讓大家族各自去生活。」

「但是，這些土地，仍歸大氏族公有，每年或每隔兩年，共同再分，直到過了許多年之後，這才不再劃分。」

「到了這時候，生產出來的貨物，便歸各大家族私有，而這原始共產社會，也就倒下去了。」

不平等的開始

自從說了原始社會之後，小朋友就巴不得星期日早些到來，好去聽聽後來的情形。

星期日却像蝨爬。彷彿有意跟小朋友爲難似的。

「接下去講以後的情形吧。」好容易望到了，見面的第一句，小朋友就這麼說。

「好哇，你真熱心哪！」賽先生拍拍小朋友的肩膀。

「原始共產社會倒了之後，接着興起的，叫做奴隸制的古代社會。要談這時候的情形，也從生產貨物的本領談起吧。」

「這時候，生產貨物的方法，是耕種田地，養野獸。而且，從耕種田地的人中，又分出了一批專門製造日常用品的，這就是所謂手工業的發達。譬如造屋的喲，織布的喲，在這時候，已經出現了。另外，還有一種，那就是專做買賣的人的發生。」

「這真是大進步呢。原始社會裏，因為生產貨物的本領小，總不大多餘的貨物；到了這時候，可就不同了，不但吃得夠，用得夠，而且還時時有多餘；因此，一般人除了找食物之外，還可以有空閒時間，休息而且遊嬉了。生產出來的東西，也不像原始社會裏一樣，各人私有了。這正與現在相仿，你的田地上的東西，歸你所有，我的田地上的東西，就歸我所有，即使你餓得要死，我的東西，也決不會白白給你嘗到。」

會說話的牛馬

聽到這裏，小朋友皺一皺眉頭：

「這個社會，真不好喲，爲甚麼原始共產社會不繼續下去呢？」

賽先生笑笑。

「你錯了，這是沒法子的，原始社會的倒灶，古代社會的興起，是一個大進步。社會的進步，都依着一定的道理，你喜歡，它是如此，你不喜歡，它也如此，決不會因爲你喜歡這樣，它就永遠這樣，反過來說，也決不會不這樣。只有依着它的道理，去推動它前進。決不能違反它的道理，去拖住它，牛尾能拖得住嗎？你想！」

「原始社會的倒灶，就爲了上次所說的原因，而奴隸制的古代社會，生產貨物的本領，也確實大了許多，如果仍然是原始社會那樣的制度，也就產不出那麼多的東西了。」

「例如原始社會中，上了年紀的人，大都是殺死的，捉來的俘虜，也不肯讓他活命，這些是多麼不上算而殘酷的辦法啊！人有着生產貨物的本領，而人們却將這些生產貨物的本領，白白斷送了，難道不是不上算嗎？」

「但是，總太平等了！」小朋友還是搖搖頭。

「好心腸的孩子，不平等的事情多着呢。」賽先生從抽屜裏抽出一幅圖。送到小朋友眼前。

「喔唷！一幅非常淒慘的圖。」

一間矮矮的木屋，木屋裏面，只有一個很小的窗洞，旁邊站着一個粗壯的人，手上戴着銬，腳上釘着鐐，胸前腿上統統掛着血淋淋的傷痕。

仔細一看，喔，臉上和手脚上，還烙着火烙印哪！

「這是一個犯了殺人罪的大強盜吧！」

賽先生搖搖頭。

「這就是奴隸，古代希臘的奴隸。在原始社會的早期，打仗時捉來的俘虜，大都是活不了命的，後來因爲生產貨物的本領大起來的緣故，俘虜養下來有利可圖，所以變了戰勝者的奴隸了。另一方面，那些窮苦的人，因爲欠了有錢人的債，也就淪落爲奴隸了。」

「做奴隸真苦。簡直不是人，是一匹能說話的畜生。他們整天到

晚，不休不息的工作，天黑了，給趕到小房子裏去睡，天亮了，給趕到田地上工作。而且，要逃也逃不脫，縱使掙斷了鐐銬，身上的火烙印，總是沒法除去，無論逃到哪裏，總是給人當作奴隸看待。所以，有人說：奴隸不是必須作工，就是必須睡覺，或者到閻羅王那裏去。」小朋友聽到這裏，汗毛管也站起來了。

「這麼可憐的人，數目很大呢。據說，當時希臘的每個自由人，平均起來，養着十八個奴隸。」

荒唐的思想

「除了這樣悲慘的制度之外，他們還有一種荒唐的思想。他們以爲世上的一切，都是天上的菩薩在管理的。」

「菩薩，相信菩薩，在我們看來，該是多麼愚蠢啊！可是，在當時因爲生產貨物的本領，還沒有我們現在這麼大，懂不了許多奇怪的事情，所以有了這麼荒唐的思想。」

「你想想看，世界多麼奇怪：忽然颶風，忽然下雨，忽然打雷，忽然閃電，忽然熱，忽然冷，……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在古代社會裏的人，一點也回答不出。他們繳了白卷。」

「然而他們盡量的想，想不繳白卷。他們想，自己的出外工作，以前是首領派的，現在是主人指揮的，那麼，風雨冷熱，也一定是首領或主人派它們的。它們的主人是誰呢？沒有見過，也無法見一見，於是，便以為是一位大本事了。於是，便把這些大本事，叫做菩薩。」

「還有一個原因，是在原始社會的末期，人們對於能幹的祖宗，譬如出色的打獵家，出色的捉魚家，出色的打仗家，死了之後，往往還不能忘記他，時時要提起來，到了後來，時間隔得久了，而傳來傳去的話，又根本把那些能幹的祖宗，說得更加希奇古怪，於是，竟把那些老祖宗，當作菩薩了。」

好聽的名詞

賽先生的話，像決了口的河，一直沒有停。

「奴隸過的生活，這麼痛苦，主人過的生活，這麼舒服，自然是不平等的，奴隸們自然要反抗；然而，主人們却也乖覺，他們想出了法子，來管理來欺騙奴隸，想使他們自己，可以千年萬世的享福。

「於是，社會上就出現了叫做政治的事情，也就是說，用強迫手段來管理奴隸的方法。

「然而，名詞却很美麗呢，叫做『共和政治』，這不夠美麗嗎？

可是，美麗的只是一個名詞，事實却是悽慘而且殘酷的。

「我們拿古羅馬來說吧。」

「羅馬把人民分成了好幾等，最高貴的是貴族，最下賤的是奴隸。貴族有做生意，選舉，以及養奴隸的權。而且，從貴族裏面，推出兩個人，來做『統領』，另外再選幾個貴族，組織一個『元老院』，幫着辦理事情。」

「辦什麼事情呢？說起來是很氣人的，就是奴隸和自由民，都該服從貴族，替貴族打仗，欠了錢應該還，還不出的話，貴族有權把他拖去做奴隸，打仗得來的好處，該歸貴族。」

「所以，所謂『共和政治』，是貴族的共和政治，是貴族們共同商量辦法，壓迫自由民和奴隸的政治。」

又跨了一步

小朋友帶着驚異的眼光，瞧着賽先生。賽先生又從抽屜裏拿出了一幅圖。

一座很大的山，山上有成千成萬的人，山下有許多兵馬，樣子是雙方正在準備廝殺。

「這是平民和奴隸，聯合起來在反抗貴族，古代羅馬有名的聖山事件，」賽先生說。

「那是這樣的，羅馬的貴族，領了大兵，打了勝仗回來；而當時的平民和奴隸，因為得不到打勝仗的好處，不但如此，自己所吃的苦

頭，却反而更重：比如一個男子打仗去了，他的家族，無人掙錢，只好向貴族借錢，借了錢還不出，便只好當奴隸；所以，平民和貴族，時時起衝突。這一次呢，許多平民跑到聖山上，要和貴族分家了，貴族沒辦法，只好答應平民的要求，組織平民會，一同來管理國家大事。

「然而，這只是暫時的和平，叫貴族不壓迫平民奴隸，總是做不到的，所以，平民奴隸和貴族，到底無法解冤，到底時時要衝突，而且，愈弄愈厲害，終于把奴隸制的古代社會突破了。」

農奴

「古代社會倒灶之後，接着興起的，是封建社會。」

「在古代奴隸社會中，奴隸負着替貴族生產貨物的責任，貴族自己呢，不但坐吃白食，而且還瞧不起生產貨物的工作。他們說：唯有賤種，才應該勞動不息，高貴的貴族，天生是該坐吃白食的。」

「飽暖思淫慾，這批貴族，便只在快活上着想了，怎麼增進生產貨物的本領的方法，一點也不去想；奴隸們，因為生活太苦了，也無從去增進而且也不願增進。所以，到了這時候，生產貨物的本領，在奴隸社會裏，已經無法進步了。」

「不但不進步，反而還有倒退的危險，這就是奴隸的反抗和逃亡，弄得許多田地荒蕪起來；於是，貴族們，有田地的人，只好把田地一塊塊分開來，租給人種，派一個管家的去管理，這就漸漸地變成了農奴制度。」

「農奴和奴隸有什麼兩樣呢？」小朋友覺得奴隸和農奴，是同樣苦的。

「農奴和奴隸確是兩樣的。奴隸是什麼都沒有的，農奴却可以有一小塊田地，和自己的小屋；不過，也和奴隸一樣，永遠要在同一地方工作，給主人的田地耕完之後，才得給自己耕種，而且逢年逢節，還得將自己田上的貨物，送一些給主人。」

「所以，到了封建社會裏，奴隸制的生產，換上農奴制的生產了。」

鞋匠和泥水木匠

「農奴有自己的田地了，給主人種的田，也只要上些租就行了；所以，這時候，比較蓄奴社會裏的生產本領，也大一些了。因此，那些做日常用具的人，也脫離了農業，專門做日常用具了。鞋匠喲，泥水匠喲，木匠喲，都獨立起來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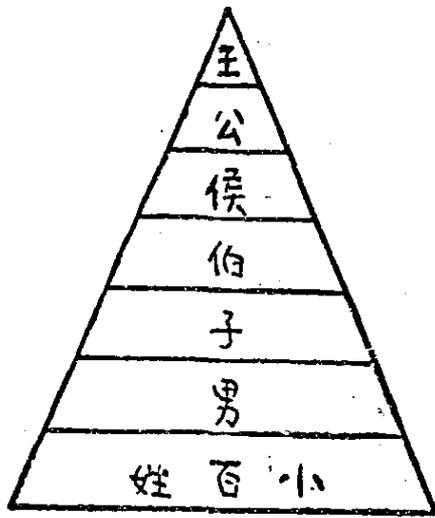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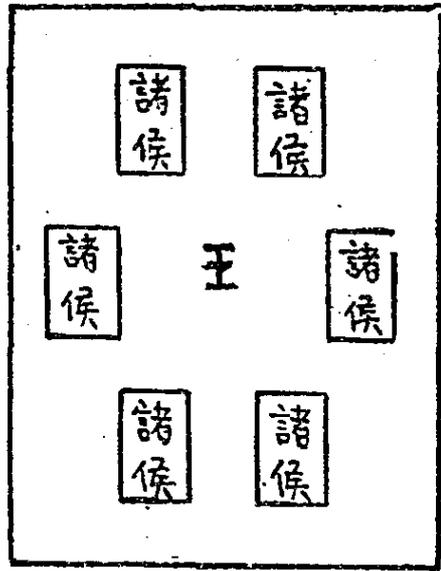
「另一方面呢，做生意的人，也格外興盛了，因為人們生產貨物的本領大，工作分開來的關係，所以，這批專門買賣貨物的人，比蓄奴社會裏面，更興盛了一些。」

「專門做買賣的人，爲了做生意的方便起見，還在交通便利的地

方，定住下來，開起舖子。到手工業者那裏，定了許多日常用具，到耕種的人家收買農作物，到養野獸的人家，收買一些家畜，不再像蓄奴社會時的東奔西走了；於是，這些交通便利的地方，便一天興盛一天，發達爲大都市了。

一座寶塔

「這是當時經濟上的情形，政治上呢，也變了一副面目。」賽先生一面說，一面在桌上畫了兩個圖：



「剛才我們說過，大地主，把土地一塊塊分開來，叫農民去種，

大地主自己，仍不動手，只派了些官丁，去管理農民；這樣過了許多年代之後，那些官丁，就好像變成了管理那塊土地的小地主，漸漸的獨霸了那地方的一切，變成諸侯了。對於以前派他去管理的地主，當作了王一般。

「另一方面，蓄奴社會裏的將軍，爲了被派去壓迫奴隸，管理農民，也漸漸變成了獨霸一方的諸侯。和別的獨霸一方的諸侯，互相戰爭之後，勝的強的，就變成了王。而且，把土地重新分一下，分給幫助他的家將，還賜了什麼伯嚭子嚭……等等美名，一同去壓迫小百姓。

打屁股和新大陸

「至于文化上的情形，也大大有了進步。拿哥白尼和哥倫布的故事來說說，就可以懂一個大概。

「哥白尼，是有名的科學家，他想出了一個大道理。說地球是圓的，咕囉咕囉繞着太陽轉。太陽是不動的。

「這道理，給當時教皇聽到了，十分震怒，把哥白尼捉了去。

「『混賬東西，聖經上說，太陽每天自西至東的在走，你爲什麼竟敢違背聖經，妖言惑衆，要說地球在動！』

「哥白尼不慌不忙，舉出了許多道理，證明自己的說法，並非妖

言，教皇說他不過，便叫人把哥白尼拖倒，一頓屁股，不准他再說。

「哥白尼摸了摸屁股，謝了教皇不殺之恩，便起來說道：『我從此不說了，但地球却確在轉動，難道你也去打地球的屁股嗎？』」

聽到這裏，小朋友禁不住笑起來了，賽先生却依然正正經經的說下去。

「那是因爲商業發達，人民知識開通，才有人找到這樣的大道理，而當時握着政治權力和教會中的人，却想永遠維持他們的高貴，一味不准新道理抬頭。所以，哥白尼的屁股，只好倒霉了。但是，社會是在進步的，怎麼壓得住呢？」

「後來，有一位大航海家哥倫布，他相信了哥白尼的道理，拚命想找新大陸，他得了西班牙女王的幫助，乘了幾艘大船，出發找尋。

「找了好幾十天，却只見茫茫大海，大陸的影子，半點也沒有。

34

「一天晚上，幾個船老在私下商議：『這畜生，發了瘋，有什麼新大陸，找他媽的鬼大陸！米也沒有了！他發瘋了，可以不要命，難道我們也可以不要命嗎？殺了他，明天開回去！』」

「恰巧讓哥倫布聽見了，他就加了一番勸慰，勸他們再試三天。

「運氣真好，三天之後，新大陸就被發見了。

「這新大陸的發見，也就是因為當時生產貨物的本領大，商業來得興盛，而當時西方到東方來的航路，却給回教徒截斷了，所以商人們拚命想找新航路，繼續他們的買賣，這才發見了新大陸。

花不常好

「『花不常好，月不常圓』，社會也不肯永遠停在封建社會裏，終于又衝出了，向前進了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一句話，因爲生產貨物的本領大了起來，和封建社會的制度，不能合拍的緣故。」

「剛才說過，商業在封建社會裏，已經一天發達一天，商人的勢力，也一天强大一天，他們賺了很多的錢，竟至比王侯還富足，他們借錢給農民，農民種出來的貨物，當作抵押；他們借錢給手工業者，手工業者的貨物，當作抵押；有時還借錢給王侯，使王侯也只好讓他

們三分。

「他們靠着買賣貨物，賺了大錢，做大了生意，於是發現了新大陸，搶來了新大陸的財寶，又增加了他們的財富，這樣賺賺富富，富富賺賺，勢力也跟財富的增加，大得非常了。

「但是，封建時代，各個王侯，都像我們的軍閥一樣，獨霸一方，自話自聽，捐稅很重，使商人做生意的時候，感到許多不便。一般種田地的，也因為捐稅太重，心裏十分不滿意。

「城市裏的手工業者，也一樣很不滿。你知道，學手工業，須得先拜師父，學三年徒弟，徒弟學出，才可以開店；然而，到了後來，師父們看到手工業者太多，搶了自己的生意，於是組織行會，限制收徒弟，限制徒弟開店，所以使那些徒弟們也非常氣忿，恨不得打碎這

種制度。

「所以到了這時候，封建社會的制度，已經和生產貨物的本領，起了衝突，這就是說，生產貨物的本領，一天大一天，而封建社會的制度，却不許生產貨物的本領大起來。于是，那些商人農民小手工業者，一齊聯合起來，幫助大的諸侯，打平了小的諸侯，完成了統一的國家。封建社會的命，也就這麼送掉了。」

參觀紗廠回來

過了幾天，賽先生帶了小朋友，去參觀一家很大的紗廠。回到了家裏，小朋友好像一點也不疲倦。

「紗廠真好玩呢。」

「唔！」賽先生說。「紗廠裏的紡紗，多麼快啊！」

「是喲，」小朋友說，「我的媽媽，一天還紡不到一斤花，工廠裏的小女孩子，却竟紡到二十多斤花，真正不得了！」

「這就是有機器幫助的緣故。如果沒有機器幫助，那個小女孩子，一定連一斤都紡不到呢。所以，機器真是好傢伙，它使人們生產

貨物的本領，大了不知多少倍，使我們的社會，也得着很大的進步。

……」

「那末，機器這東西，爲什麼老早不發明呢？是不是以前的人太笨？」小朋友打斷了賽先生的話。

「並不是以前的人笨，是因爲以前的社會，還沒有需要機器。直到封建社會的末期，這才有了發明機器的可能。

「上一次對你說過，大商人賺了許多錢，又從新大陸奪了不少財寶，變成了大富翁。而鄉下的農民呢，却窮得可憐，他們連飯也吃不飽，於是，只好向大商人借錢。大商人有的是錢，他很願意借給農民，只要農民肯出重利錢。農民呢，爲了不願意餓死，也就只好忍痛出重利，結果，農民愈弄愈窮，弄得田地也給大商人盤了去，失去了

在鄉下生活的依靠，只好一隊隊的上城來找工作。於是，城市裏面，堆滿了找工作做的人。

「農民變了窮光蛋上城來，大商人們却正開心。因為他們發現了新大陸，他們都在做外國生意，正想多造些貨物，去騙回一些財寶，所以，跑上城的窮光蛋，便都變成了大商人和大工場主的工人，給他們製造貨物了。」

「但是，人總不能不休息，而且，也並沒有三頭六臂，所以，總不能造出那麼多的貨物，足夠大商人販到外國去。於是，大家都拚命的想法子，改良生產貨物的傢伙，改了又改，機器這東西，也就慢慢改成功了。」

「就這樣，資本主義的社會，代替封建社會興起了。」

目的是在賺錢

賽先生的話，轉了一個方向。

「到了資本主義的社會裏，生產貨物，都是爲了賺錢。美國的汽車大王福特，他一天要製造幾千架汽車；爲什麼呢，他自己坐嗎？要不了這許多。一家人坐嗎？也要不了這許多。他是爲了想賺錢，所以造這麼許多的。」

「拿剛才參觀過的紗廠來說，也一樣。陳老闆的開紗廠，紡出這麼多的棉紗，並不是因爲他自己要用這麼多的棉紗，是因爲賣了去，可以賺到許多大洋錢。」

「再拿以前到中國來的皮鞋大王來說，情形也並無不同。皮鞋大

王說，中國要救國，應該提倡穿皮鞋。表面上看來，好像他的開皮鞋廠，是爲了想世界上的人，個個都能很爭氣；其實呢，他的心腸並沒有這麼好，他是在推銷皮鞋生意，想賺得很多的錢。

「拿你的媽媽來說，又何嘗兩樣？你的媽媽，天天在織布，是爲了給你做新衣服嗎？」

「不是，如果是爲了我，我還會穿這麼破的衣服嗎？她說，織起來的布，是換米吃的！」小朋友的臉有點紅了。

「是呀，現在世界上的一切，都是爲了賺錢才生產的，並不像以前那樣，是爲了自己要用。所以，生產出來的貨物，差不多可以說是商品（除了爲自己要用而生產的以外）。現在的世界，也就不妨叫做商品世界。

大魚吃小魚

「在商品世界裏，有許多悽慘的故事。現在，我可以告訴你一個。

「就是那位皮鞋大王的故事。當他還不曾被稱爲皮鞋大王的時侯，他那皮鞋廠的旁邊，有一個小皮鞋廠。小皮鞋廠的生意，做得很起勁，所以買主也不少。不料，遭了皮鞋大王的恨，想出了一個惡毒的辦法。

本號秋季大減價
照碼八折

「于是，小皮鞋廠的買主，都給他奪去了。」

「但是，小皮鞋廠老闆，也立刻來了一個報復。」

本號秋季大減價 照碼八折 再贈
鞋拔一個 鞋油一盒 鞋帶兩副

「大皮鞋廠呢，看到了小皮鞋廠的花樣，也就來了更凶的一着。」

本號二十周年紀念
照碼對折

一小皮鞋廠，這回可給嚇慌了，因為對折出賣，不但無錢可賺，還要大虧其本，只好眼看着買主向大皮鞋廠進出。就這樣，一年之

後，這家小皮鞋廠，關門大吉。大皮鞋廠呢，因為資本多，雖然虧了一些，倒也無關緊要，而且，還有力量把那小皮鞋廠盤了過來。獨霸了皮鞋生意，把皮鞋價錢，重新提高，大賺而特賺。

「之後，他又用了相同的方法，打倒了許多小皮鞋廠，皮鞋大王的美名，就這樣落到了他的頭上。

瘋狂病

「還有一個故事，也很悽慘。發生的地點，是在美國，伊林先生的五年計畫的故事裏曾經說起過一點。

一有兩個大資本家，一個叫福克斯，他開了一月帽廠，生意非常好；另一個資本家鮑克斯，看了非常眼熱，於是也來開一月，拚命的造帽，生意也很好。所以，大家都更起勁的造帽。

「但是，過了不久，忽然生意壞起來了。因為買得起帽的人，都已經有了，買不起帽的人，却一直買不起，於是，帽子堆起來，大家虧了本。

「後來呢，伊林先生沒有說下去。不過，故事可真的沒有完。後來，那位福克斯先生，把帽子運到外國去了。他運到中國，運到菲列賓，南美洲，很快很快的，把帽子銷光了。於是，他又在本國大開帽廠加多工人了。」

「但是，沒有多久，又碰到壞運氣。」

「報告主人，做帽的羊毛，已經一根也沒有了，今天各帽廠只好一律停工！」一位管事的，向他報告。

「怎麼不到芝加哥，華盛頓這些大城市裏去買呢？」福克斯氣忿的說。

「報告主人，早已讓我們買光了。」

「福克斯皺一皺眉：『趕快派人到澳洲，中國去收！』」

「然而，澳洲人不肯，預備自己做帽；中國人也不肯，預備自己做帽，福克斯先生，只好氣得鬚鬚倒豎。

「過了一會，他匆匆忙忙的跑到總統府去。請政府派兵壓迫中國，叫中國必須把羊毛賣給他。

「幾月之後，他果然買到了中國羊毛，又開始造帽了，而且，把更多的帽子送到中國來換錢了。美國在中國的眼裏，也就成了一個十足的帝國主義者。

靜坐罷工

「美國對付別國的樣子，是這麼凶橫，但他自己國內，却也七顛八倒。前幾年，有飢餓長行隊，去向總統討工做，以後又有震驚世界的靜坐罷工。

「靜坐罷工，你該還記得吧。就是有許多工人，爲了要求增加工錢，大家進了工廠，靜坐起來，如果不加工錢，他們便不工作。

「這一來，美國的資本家，都急壞了，他們趕忙派人去勸。據說，有一位資本家，還碰了一個釘子呢。

「他跑去對工人說：『如果我不開工廠，你們不是都要餓死嗎？』

你們想想看。聰明的人，就不會爭多論少了。」

「一個工人却站起來說：『我們沒有白拿你的工錢喲，我們是用氣力換來的喲。』」

「另一個工人說：『你倒要想想呢。如果我們不替你做工，你能賺到錢嗎？拿今天來說，你就只能賺到一個屁！』」

「『但是，我是靠機器賺的呀！』資本家說。」

「『今天你的機器會賺錢嗎？呸！』」

「『你的賺頭，是從我們的工錢上刻扣去的喲！』」

「『一點不錯：你的錢，都是從我們的工錢上刻扣去的。』」

「『是喲！我一個人每天總要替你造十頂帽子。十頂帽子的原料，只消十塊錢，就算你的機器和房租，爲了造十頂帽子，也化去十塊，

那末，一總算起來，十頂帽子的本錢，不過廿塊錢；但你拿到市場去，却賣到三十塊，這多出來的十塊，不都是我的血汗嗎？不是都應該給我嗎？但你給我的工錢，每天不過一元五角，另外的八塊半，不是被你刻扣去了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資本家說不出話來了，撇着嘴，去向政府請兵，彈壓工人。」

傀儡戲

「後來政府真的派兵去嗎？」小朋友問。

「怎麼沒有呢。美國政府，原就是美國資本家的傀儡。我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？政治是用強迫手段來管理奴隸的方法。農民，工人，正是資本家的奴隸啊！」

「你還不相信嗎？」賽先生看到小朋友的臉上，有點懷疑的神氣。

「那末，我們拿實實在在的事情來說吧：

「美國的白銀政策，你總聽見過的。那是羅斯福做了美國總統玩出來的把戲。

「他爲什麼要玩這套把戲呢？」

「原因有好幾個，但其中的一個，却是爲了替他的主人賺錢。原來，羅斯福是民主黨裏的領袖，民主黨的大本營，是在美國的西部，而美國西部，却有好多的銀礦主，銀礦主常常出錢幫助民主黨，希望民主黨裏的人，能夠搶到總統做，羅斯福的當選大總統，就因爲得了民主黨的援助。所以他上了台之後。就把銀價提高了。」

「再拿希特勒來說，也並無兩樣。他那法西斯黨，就完全是替有錢人打算盤的。他上了台之後，替一位大酒商減低酒稅，就是最明白的證據。」

「所以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，『民主政治』儘管喊，實際上，總不會是『民主』的，因爲政治原是用強迫手段來壓迫小百姓，保護有錢人的方法。」

讓我們來毀滅它吧

「社會是在不斷進步的，所以，這個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，也走到了死路，要跨向另一個社會去了。」

「你還記得剛才說的靜坐罷工吧？工人因為資本家獨占了一切的生產傢伙，弄得肚子也不能飽，所以，一齊起來，向資本家進攻了。攻倒了資本家，把生產傢伙收歸全社會公有的時候，這不合理的資本主義社會，也就送了命。」

「第二，福克斯這批資本家，爲了搶銷路，奪原料，自洩夥裏，也起了很大的爭鬥。你知道，美國有福克斯這批人，英國，日本，德

國，意國，也有福克斯那樣的混蛋。於是，大家只好用武力搶了。前一次世界大戰，原因就是德國跟英國搶銷路，奪原料啊！打呀打的，結果當然是兩敗俱傷。而世界上的工人們，也就可以乘機推倒這不合理的社會了。

「俄國，你知道吧，他們的工人農民，就是乘了這大戰的機會，把不合理的社會推翻了的。現在，他們已經在建設萬人平等的新社會了。」

「所以，資本主義的社會，已經走到盡頭了，只要大家能夠起來，仿效俄國，就是現在的蘇聯的辦法，那末，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，就會出現在世上。」

「說到這等待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社會，究竟是怎麼一個樣子

呢，下一次，我們再談吧。」

(S) 版再月一年六十三

社會的故事

著者 沈 舟

發行者 讀 書 出 版 社

上海北四川路北仁智里一五五號
重慶民生路七三號

經售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

定價每冊國幣 元

印翻准不*有所權版

#82
341127



NO. 169